

## 第十回 兩奸賊攘功肆虐

〔先聲扑燈蛾〕調

詞曰：

攘功真絕倫，那管壞方寸。只圖眼前榮，不顧陰曹對問。權奸倚勢自稱尊，面皮不厚纔三寸。只怕你，運退難終工部分

通元子算出趙、胡毒計，急欲為張、曹立功，遂說：“元帥，出師斷不容遲。”華營安排已定，但見中軍虎皮交椅上坐著元帥，左邊虎皮交椅上坐著參謀，右邊大紅繡褥椅上坐著仙師。望見海東頭煙霧迷漫，知是倭兵出戰。

通元子說：“倭船將到，不勞元帥、參謀，貧道願往。”張說：“既費仙師清心，隨帶多少兵將？”通元子說：“不消只要小舟一葉，舟子一名足矣。”通元子坐了小舟，迎上前去。船漸漸接著。仙舟左邊倭王坐船，右邊先鋒坐船，其餘五百號輪舟依次而進，與仙師小舟離不到二丈。倭王呵呵大笑道：“人說張經為人謹慎，從不涉險好奇，怎麼用諸葛空城之計來賺孤家，你道好笑不好笑！”

話言未了，通元子用羽扇一揮，兩只巨艦接起船頭，倭王與先鋒自己對面殺將起來。百花娘娘見了，口念真言，將船頭分開。正要廝殺，通元子又將羽扇一揮，那兩只船頭撥轉朝東，倒戈相殺。通元子略施小技，倭王已就如此顛倒錯亂。百花娘娘越發著急，念起咒語，船頭轉西，擂鼓大進。放出二囊法寶，被通元子羽扇兩揮，霧氣火光都已消散。通元子不慌不忙，取了金葫蘆，放出十萬八千鐵錐金甲兵，錐得那番兵個個被傷，人人叫苦。又取出攝魂瓶，揭開瓶口，用手一招，把倭王、先鋒的真魂一齊攝入，兩人肉身如山崩地裂跌倒船艙。嚇得百花娘娘面如死灰，隨即飛船搶回尸首。

那巨艦何以不能行動？因曹參謀命三軍往眾山上把亂草長藤運到海邊，順流而下，那倭邦五百號大船的水輪都絆繞起來，何能行動？此時倭兵皆無斗志，百花娘娘無計可施，只得寫了降書，面縛銜璧，跪在軍門請降。

早有中軍官報知元帥，開了寨門，元帥親釋其縛。百花娘娘說：“倭王只因奸相逼反，非敢窺伺中原。求元帥請仙師放出君臣真魂，奴家願領敗兵回國，奉表請罪，代代稱臣。”元帥都准了他，送出轅門，就請通元子取瓶放出倭王、先鋒的真魂，口念真言，令自入竅。百花娘娘回到本營，看見甚喜。再說趙文華、胡宗憲奉旨已到，宣過上諭，就將張經、曹邦輔綁在軍門受刑。這張、曹二帥本是兩個忠臣，又是兩個純臣，知道奸賊害他，他雖死不忍怨君。那手下將官人人不服，皆有叛意。通元子說：“此是張、曹劫運，天意難回。爾等若是謀反，豈不貽忠良以不美之名？他們後來都有果報，貧道去也。”

可恨趙、胡二賊殘殺忠良，橫尸海畔。左近居民感二帥之恩，私買棺木收殮，葬在海邊。十五年後，兩家報仇，重建墳塋，奉旨諭祭，後書自有交代。趙文華、胡宗憲商議說：“降倭之功，我兩人攘為己有，受些封賞。這等便宜之事何不討來？”一面具摺申聞，一面〔下有殘缺〕。“我到蘇州殺了張經全家，你到南京殺了曹邦輔全家，趕緊回旨便了。”